

与改革同行军事文学征文

龍岡勝題

有位孩子当兵的家长朋友问我：“你们部队最近改革动作那么多，是不是真的有必要打了？”我笑答：“不，我们是为了和平！”

3月，我们创作室一行4名创作员深入部队体验改革生活，来到26集团军某装甲旅，旅长郭庆新和政委马树江带我们体会新年度党委议训现场。各种模拟实战的烟雾遮障间，坦克战车轰鸣飞驰，射击炮火硝烟弥漫，抢修作业车车床电焊火花。特别惹人注意的是战地局域网开设，一组驾着三轮军用摩托车的女战士，在局域网站点沟壑间跃然冲出，短发间青春的面孔黝黑嫣红。她们是运动通信班的女兵，有的前出到指定位置，姿态熟练地使用采集装置实时采集战场动态，有的在高声传送着密语命令。班长陈晓是一名来自江苏徐州的本科大学生，高挑身材，性格像个男孩。当初从网上报名入伍，父母怕她吃苦，非常反对。她说：“没想到报名后各方面测试都名列前茅，反正在家时我说了算，父母也拗不过。在家和学校我是个完全自我的女孩子，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做事都是凭什么？为什么？到了部队以后是我要做什么？”开始学习摩托车驾驶，体重还没有一个轮胎重，胳膊没有男兵那么大劲，驾驶三轮摩托很累，但没想到开起来也挺好，还练习了特技驾驶。爸爸看到照片高兴地说：“没想到她能那么坚强，还会关心群体……开摩托车的样子可帅了，回家给买一辆。”转士官的时候，父母强烈要求她继续留在部队。

在这里，我们还遇到了我军首支赴非洲维和步兵营的女兵张媛媛、陈东、熊莹。去年3月我们曾经送她们出征，算是老相识。谈起维和中一次战斗经历，张媛媛说：“那是一次长途巡逻的宿营中，夜里，我们突然被一声强劲的炮声震醒，两支武装力量爆发了大规模冲突。附近响起密集枪声，女兵们立即起身，大家穿戴装备的速度特别快……但是，确实都没有感到有多么害怕。那次完成任务回到营地，战友们都认不出我们是女孩了，身上和男兵一样壮，味道冲天。”被维和步兵营

（上接第6版）

信息战不能只练防，还要练攻。此次系列演练，“红军”对“蓝军”的电磁干扰所起作用十分有限，固然有装备性能问题，但主要是因为不会实施干扰。干扰——反干扰，是信息战的一个重要战场，既是先进设备的比拼，又是战术的较量，与有形的战斗一样，防有防的战术，攻有攻的战术。现在我们对防的战术有所研究，而对攻的战术研究很少，7场演习，有的把电子干扰分队摆在前面，没有掩护，被“蓝军”俘获；有的摆得过于靠后，没起到多少作用；有的主攻方向变了，电子战分队没有跟着变。只把“信息主导”当原则背，当口号喊是不行的，要扎扎实实地研究信息战的技术和战术。在这次系列演习中，我们在一些行动中所以能先“红军”而动，主要就是得益于我们通过实施空中侦察和电磁侦察，比较准确地掌握了“红军”的部署和动向，然后针对“红军”的各类目标实施了比较具体的火力使用区分，尽力谋求不对等的火力打击优势，来达到消耗红军主力的目的。

“只保障演练，不演练保障。”这句话屡屡出现在复盘检讨的评语中，反映了保障作战的政工、后勤、装备工作，在对抗演练中还是薄弱环节。夏明龙告诉笔者，总部配发的宣传车，有3个“红军”旅开到“前线”，用大喇叭向“蓝军”喊话“劝降”，“蓝军”听了哈哈大笑，一发导弹就给“报销”了。其他旅也把宣传车带到了演练场，但除了收听广播、收看电视节目外，在瓦解“蓝军”上一无作为。有个旅的政委在阵前动员说：“同志们！13亿中国人都看着我们，我们要用打赢的行动，展示我旅的风采……”在导调指挥中心坐镇的王王副总长看着实时录像，忍不住评论道：“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那儿说空话，还想着让人看。”由

战友称为“快乐天使”的陈东说：“在非洲特别想家，但离开的时候，又十分留恋。”

在26集团军某摩步旅，周一早晨，我们被“出大操”的口令声惊醒。刺眼的火红朝阳下，旅值班员顶天立地站在操场中央，指挥着全旅所有营连分队进行口令和队列评比，嘶哑的“虎啸”此起彼伏。这种“虎啸”让我们十分耳熟，原来正是曾任54集团军某“猛虎团”团长的魏德明，带来猛虎雄风。有着“沂蒙旅”美称的摩步旅是诞生于沂蒙抗日烽火中的光荣部队，在新时期的多次整编中，“沂蒙旅”成为装备编制都低于重点建设部队的“一般部队”。两年前，闻名全军的军事训练先进典型“铁拳团长”魏德明，授命担任这个旅的旅长。从全军装备最先进的陆军拳头部队来到“一般部队”，魏德明照样像重点建设部队一样带。去年，也许是军区首长有意考验，出奇不意把军区部队赴青藏高原训练的任务交给了“沂蒙旅”。魏德明旅长和吕忠政委率领全旅官兵，全员全装从海拔高度测量起点的黄海之滨，开赴数千公里之外海拔接近5000米的高原演兵场，用首长们的话是“用半自动的装备打出了全自动的成绩。”受到军区和总部首长瞩目。

实打实爆的强劲冲击波，从早到晚持续震撼着海岸线上“沂蒙旅”的又一个春天。改革之年，部队没有重大演习任务，但“沂蒙旅”从每个新兵到机关干部，必须都要满身黄土地亲手体验TNT炸药的引爆感觉。官兵说，身为“一般部队”，他们过去很少这样练，但魏旅长来了以后，就是要让官兵随时处于强烈的实战训练氛围中。对于下一步的改革任务，魏德明旅长非常关注，他和吕忠政委从上级预告的“十三五”建设规划中，分析预测“沂蒙旅”最有可能担负的重要改革任务。魏德明说：“未来的改革，也许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任务，但我认为这是“沂蒙旅”千载难逢的机遇，不管任务有多重，不论付出任何代价，我们一定要抓住机遇，让这支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真正实现浴火重生，成为让党和人民放心的新型作战力量”。

此可见，“练为看”的积习根深蒂固，和平的“心魔”无孔不入，无处不在。

“‘美国正处在战争之中’一语是对美国武装部队的箴言，是对所有工作的一项指示，也是对未来部队的一项挑战。”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波尔克堡联合战备训练中心行动大队指挥官克·贝德纳里克陆军准将在《通过联合战备中心加强联合》一文中如是说。我想，军人其实是没有什么是和平时期的，和平时期不过是下一场战争的准备期而已。南京军区原司令员朱文泉上将在《岛屿战争》一书中提出军队要打赢两场战争，一是准备的战争，一是真实的战争。要打赢真实的战争，首先要打赢准备的战争。而我们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，冒出了一个“和平时期建军”的概念，于是乎，打仗的观念淡薄了，检验部队的标准变得多元、模糊起来，和平的“心魔”逐渐进入了军人的脑筋。军委主席习近平提出把“能打仗，打胜仗”作为军队建设总要求，作为检验部队的惟一标准，这是军队建设指导思想上的一次拨乱反正。

“蓝军”旅如今成了军中明星，媒体上各种报道都有。有人自称采访了旅长夏明龙，其中有段话说：

有的“红军”指挥员不服气，认为“蓝军”获胜主要是因为占据地利优势，换个地方试试？夏明龙说，你不服气？咱们换个地方对抗，我照样叫你吃败仗。

夏明龙听了付诸一笑，说，全是胡扯。写这样报道的人就没有搞明白实战化对抗训练的意义。对“蓝军”旅来说，通过演习发现问题最多的是我们，得到演习“红利”最多的也是我们，而且从我们众多的演习对手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，这就是“蓝军”所以越演越强的原因。“红”、“蓝”是对手，但不是敌人，我们最大的敌人是那个和平的“心魔”。

服从大局、听令而行、甘于奉献的感人事迹，激励广大官兵坚决拥护改革、积极支持改革、自觉投身改革，不折不扣完成各项改革任务。

二、有关要求

要坚持思想性、文学性、可读性相统一，提倡短小精悍之作，报告文学、短篇小说不超过5000字，诗歌不超过40行，散文不超过3000字。

三、联系方式

征稿时间从即日起至2016年11月30日。

投稿邮箱：czfk81@126.com.cn

yaping1367@126.com

联系人：李亚平（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文化处）；赵阳（解放军报社文化生活宣传部）

征文结束后将结集出版优秀作品并评奖。

跋涉千里来看你/不走了/只为爱并护/脚下的/新土地

木麻黄

木麻黄，喜炎热气候，生长迅速，萌芽力强。高达30米，树干通直、树冠狭长，小枝为绿色，可代替叶的功能，形成叶状枝。

老吕是广东汕尾人，1.85米的个头，远远走过来，只要不张嘴说话，没几个人相信他是广东人。他说自己的个头在广东人里算是异类，祖上应该是从北方迁徙过来的，要不怎么能遗传下高个子的基因。然而老吕又像极了广东人，骨骼宽大且身材干瘦，肉里却透着坚硬的筋骨。脸上长着一对“粤式高颧骨”和宽厚的嘴唇，脸部露在蓝色迷彩帽外的这部分，被烈日晒得黧黑。老吕爱笑，一笑起来，两块颧骨也跟着上下颤动，面目便显得格外生动和有趣。老吕的眼神永远是迎人而来，眼眸里像汪着一潭澄澈的碧水，闪烁着良善的光芒，那光芒，透着淳朴和纯粹。

老吕每天5点起床，6点已经沿着岛礁边的护岸跑上了一圈。他喜欢一个人在清晨，迎着清凉的海风和初升的朝阳，面对大海、倾听潮声，远处从湖蓝色、普蓝色、钴蓝色混合而成的浩瀚深蓝，以及浅近处从淡翠绿色、孔雀绿色、黄绿色构成的透明海滩，在老吕心里，这些都是土地，自己家的土地，一寸礁都不能丢，一滴水都不能丢的土地。每这时，他就像个憨直的北方农民，眯起双眼，幸福而沉醉地望着自家绿油油亦或是金灿灿的田地，内心里充满了获得感和满足感。

老吕是南沙岛礁建设的工程师，技术上的问题都由他把关。一次在南沙某岛礁工地上，老吕站在砂堆前，捏了一把砂子放进嘴里尝了尝，没有海砂的咸味，又抓了几把砂子用手搓了搓，感觉这车砂子与其他砂子质地有些差异，可能是含泥量高了。运砂车司机一看傻眼了，说，大热天你这是成心找碴儿啊，泥多点点有什么关系，真把自己当老中医了，对砂子也摆弄来摆弄去的。老吕的脸立马沉了下来，跑到车斗后面，坚决不让卸货。运砂车司机没招了，只好回去进行重新检测，检测报告出来，果然是泥多了。

还有一年，老吕远离大陆，在某岛礁工作，全礁就他一个工程师，工程质量、进度以及经费预算都由他把关。老吕每次路过老礁堡时，无论多么匆匆，都会停下脚步，迎着刺目的日光，抬头望向国旗行注目礼，透蓝的天空，浅粉的白云，鲜红的国旗随风摇曳生姿，老吕脑海中就会冒出电视剧《潜伏》里的一句台词：你的信仰就是你最好的领导。老吕说，在南沙岛礁干工程，不存在腐败问题，凡事都特别单纯，特别纯粹，特别简单。“在这里工作，就像赶春运时的人潮，不需要别人多说什么，就有一种正能量不断推着你不往前走，往更高的目标迈进，不前进是不行的，不管是什么样的人，到这里来都会被改变，被推动，被感染。”我问老吕，你说的力量是啥意思，他说，应该是使命和责任吧。说这话时老吕嘴角上扬，眼眸中闪烁着湖蓝色的光芒，那是海水的颜色。

月朗星稀清晖漾，微风送爽纳晚凉。最是—年好风景，桃花只在梦中香。

老吕喜欢写诗，也喜欢吼诗。当白天的闷热被海风吹散，在虹霞满天的傍晚，老吕诗性大发，面向大海，矗立堤坝，一只手叉着腰，另一只手臂在空中自然抬起，吼上一段自己写的诗，不为与谁分享，只为抒发心境。橘红色的霞影染红了天边，铺满老吕的胸膛，那高大而坚硬的身影渐渐长高、长高，向上伸展成一棵葱翠的木麻黄树，守护着这片海，守护满天的星星在夜空沉落明灭。

草海桐

草海桐，多年生常绿亚灌木植物，又名羊角树。性喜高温、潮湿和阳光充足的环境，耐盐性佳，抗强风，耐旱、耐寒，坚定而执著地在珊瑚礁岸迎着大海，聚生海边。

他像条黑色海豚，独自在海底畅游，在这片古老而年轻的瑰丽海域，从生着无数斑斓多姿的植物，色彩鲜艳的小鱼围着他追逐嬉戏。他低下头，凝望着黑洞洞的海底，他想那里也许有百余条沉船和无数陶瓷碎片，祖先用生命远航的足迹被层层埋藏深海，静寂中，仿佛听到有人在娓娓诉说海上丝绸之路的艰辛跋涉。

一簇暖阳从头顶照射下来，他回过神，继续向前游去。“船身若贪东，则海水黑青，并鸭头乌多。船身若贪西，则海水澄清，有朽木漂流，多见拜风鱼。”他经常读先人们的航海圣经《更路簿》，潜水时，脑子里时常会“单曲循环”一两句。往前游没多久，果然遇到一座硕大的海底高原，珊瑚礁林立、环礁围绕。他想起了老家苏北的大青山，想起了小时候，父亲粗大的双手一托，把他放在肩上，踩着雨后的泥泞，背着他上山采蘑菇。父亲的肩膀就像原野，宽阔厚实，抱着父亲的头，浓密的黑发中时常散发出青草和着汗水的香味。

他姓程，工程的程。

他有两个著名的外号。一个叫“程疯子”。在南沙独特的气象和海洋环境下，负责岛礁施工指挥和管理工作的老程，不死守大陆上的规矩，敢闯敢试敢冒险。有一次，老程带着施工单

白沙蓝土，赤的血

□苏 毅

位看完现场情况，施工单位判定这是块啃不下来的“硬骨头”，坚决不想干了。这时，老程头晕的老毛病忽然犯了，他赶紧用手指死死顶住头部，一个人闷在房间里思量对策。过了没一会儿，老程神采奕奕地主动找到施工单位，说出了一套打破常规的施工办法，施工单位坚决不同意，说，老程你拿我们当试验室了吧，竟出这种不落地的馊点子。老程说，我保证这办法可行。要不我给你们写保证书，出了事，都由我兜着。在我老程这儿没有干不了的活，没有完不成的事。这样的事多了，“程疯子”的外号就这样流传下来。

另一个外号叫“程钢人”。常年在岛礁上工作，老程肤色已变成深棕色，脸颊有些褐色的斑块，那是热带海洋上的日光带来的良性皮肤病，斑块向下蔓延到两颊。老程两眉之间有道深深的“川”字纹，双手结满了厚厚老茧，这是他经常头痛、皱眉头并用头顶住头部的结果。老程身上还有个秘密，因为长期在潮湿环境作业，他患上了类风湿，刚到工地一段时间，起床是“鲤鱼打挺”，再后来腰部又酸又僵，起床要先侧着身子活动活动才能起来。现在腰部彻底不能打弯，起床成了“驴打滚”。白天工作时，他偷偷在迷彩服里面围了一块黑色宽宽的护腰，工作结束，从室外高热环境回到房间，护腰已经湿透到能拧出水。偶然一次，老程的秘密被发现了，手下的助理员心痛地说，您何苦来的呢，上来一年多要不不休个假吧。老程说，咱这工地就是战场，施工就是打仗，现在是关键期，每个人都得往上冲，不能当逃兵啊，别那么娘们儿叭叭的。人们背地里不仅叫他“程钢人”，还叫他“施瓦辛格·程”。

其实，老程也是人，不是机器，既有忠骨也有柔肠。

去年有一天，老程晚上做了个梦，梦见回到老家陪父亲去浴池洗澡，印象中，父亲的肩膀应该是宽广而厚实的。可池水中，父亲裸露的脊背佝偻而微驼，颈骨像小山包一样突出，老程轻轻抚摸着父亲的脊骨，想给父亲搓背，正纳闷怎么就这么瘦弱了，父亲突然不见了。

老程没把梦当回事。白天正在工地上忙活时，突然接到爱人电话，说80多岁的老父亲心脏病突发去世了，他脑袋一下子就蒙了，不相信是真的，父亲平时身体很好，怎么说走就走了？连一句话都没交代。当时施工节点十分紧迫，一时又没有交通船往来，即便回去，航行也要好几天，他决定留在施工现场。老程那段日子吃不下饭，睡不好觉，香烟一根接一根地抽，人也迅速消瘦。

父亲安葬那天，南沙下起了雨。爱人打电话说，你也回不来，就在电话里跟母亲说说活吧。

老母亲说，儿子，你别为我们担心，你爸不怨你。好好在南沙为国家把工程干好，这就是孝顺。

老程听着听着，眼泪禁不住如泉涌，仰天咆哮着呼喊着一，忽然顿觉声带哑啦，嘴张的奇大无比，手在空中乱抓，可就是发不出声音。海面上一阵高过一阵的波涛狂掀巨浪，激烈的猛拍护岸。老程再也无法支撑起钢一般的身躯，腰裂裂般地扭扯撕痛，双膝一软，跪在了南沙礁盘上。他面朝北方，望向家乡，望向双亲，望向祖国，这是白沙蓝土对青山黄土的痴情与凝望。

老程伏下身，粗大而厚茧的双手轻轻划向纱缎般的白沙，继而，全身伏地拥抱礁盘，就像小时候趴在父亲宽厚的背上，总也抓不到边，幽幽青草和着汗水的香甜越来越近了，近了。

雨后初霁，南沙某岛礁上空出现了双彩虹，老程身上披上了七彩彩虹。

太阳花

太阳花，马齿苋属草本花卉，又称松叶牡丹、喜欢温暖、阳光充足而干燥的环境，花色繁多，见阳光花开，早、晚、阴天闭合。花语：沉默的爱、热烈、阳光。

眼睛，大大的长长的像妈妈，双眼皮当然随我。小嘴，听说像我的要厚一点。鼻头宽，也不知道随谁了。耳垂大，有福气的姑娘。脸盘是圆圆的，月子里走时看见她的脸胖乎乎的。王班长一边嘴里叨叨着，一边拿着自己和媳妇的结婚照，画他一岁多的女儿阳阳，女儿的模样渐渐清晰，又渐渐模糊。

王班长是华阳礁上的四期士官，当了14年兵，只有新兵第一年没在华阳礁，其余13年都在这里训练生活，他是礁上最老的兵，兵们叫他华阳礁王。他说自己把根扎在这儿了，除非组织让走才会走。

王班长是湖南人，个子不高但也不算矮，一对箭眉浓且黑，双眼皮大眼睛虽说是夸赞女孩子常用的词儿，可放在王班长“南沙红”的古铜色脸庞上，就酷帅出了新高度新感觉新时尚。王班长说起话来嘴角喜欢微微上扬，笑起来两颊还有浅浅的酒窝，从腮骨到下巴完美侧颜，像极了《太阳的后裔》中的男主角宋仲基，“暖男”加“型男”，要是在大陆，定是能让姑娘

们尖叫起来的“抢手货”。

王班长在礁上也抢手。

他的主业是油机，副业是养太阳花，副副业是心理调节员。作为资深守礁兵，王班长没有玩不转的机器设备，没有搞不定的心理问题，礁长有困难都亲自找他出马。然而，随着孤礁逐渐变大，老王的主副业基本失业。守礁兵日之所及一天一个变化，单调湛蓝渐渐被白沙陆地所替代，巡逻的路线不断增长……这一切，都让兵们眼前的世界日益丰富开阔，人也变得开朗和健谈起来。王班长想起刚当兵那些年，第一个月新鲜期，第二个月过渡期，第三个月烦躁期，和现在比真是一个地上一个天上。他总对班上的新兵说，你们这些臭小子赶上好时代了，礁盘大了、生活好了，还不麻利干活去。

守礁的日子不再难挨，但有一样依然如旧，那就是远离家人、远离故土。

王班长是在阳阳快满月时离开她们娘儿俩归队的。那是湖南冬天最冷的日子，按说月亮里的女人不该出门受风，可媳妇春月把自己裹得像个粽子，执意要抱着娃把王班长送到火车站。先是自家农用三轮车颠簸到汽车站，然后倒公交车才到的县城火车站。路上，阳阳在王班长的怀里乖巧地睡着了，春月默默的没怎么说话，用手机给王班长拍了很多照片。

正值元宵节，远处爆竹声声，踩着满地红红的鞭炮屑，王班长护着春月母女二人走进了候车室。和大城市高铁站豪华的候车大厅比起来，这里既促狭又简陋。此时候车室只有王班长一家人，显得空荡荡的，像把整个心都掏空了。刚坐下，阳阳就醒了，春月喂过水，王班长一把抱过女儿阳阳，出神地凝望她红扑扑的小脸。

“还缺啥东西不，那儿有个小卖店。”

“都带好了，真想把你们娘儿俩也装箱子里。”

“那我们就成累赘了。”

“怎么会。比如今天，害得你们为我辛苦，节都过不好。”

“腊肉和剁辣椒到了礁上你就放好，能和大家吃上一阵子。”

“吃完就该想家了。”

“那我该多给你带点。”

“礁上的日子不禁过。”

“那就多看看孩子，也让孩子多看看你。”

春月别过脸，王班长的眼里也有些湿润。

一家人的站台，给离别更增添了几许悲凉。

春月掖了掖阳阳被角的当口，王班长已经和检票员谈妥。许是同为女人的怜悯，春月抱着阳阳走进站台时，检票员向她投去了温情的一瞥。

从候车室到站台路很短，短到似乎一迈脚就到了。春月和王班长慢慢走到候车的位置，等列车来。谁也没说话，生怕你一言我一语，时间会过的更快，列车会来的更快。阳阳忽闪着大眼睛，四下张望着，可能是有些着凉了，小嘴一咧，哭了起来，哭声尖利而嘹亮，响彻整个车站，声浪一阵高过一阵，盖过了远处的鞭炮声。

视线之内，车头闪着白色的大灯远远驶来。站台上的春月蹙着眉、憋红了脸，心里也攥出了汗。她突然踮起脚尖，抚过王班长的头，贴在他的耳边笑着说了句悄悄话：“你要好好工作，不要想我！”王班长猛回过神，眼泪在眼窝里直打转，春月依然报以灿烂的笑。

此时，火车呼啸进站，王班长下意识地拿起行李，眼睛却死死地盯着春月和阳阳，就像要把他们娘儿俩永远印在心里。王班长扭头正要走，春月像是想起什么，忽然叫住了他，从背包里掏出了用保温杯装的一袋糍粑，一把拉开王班长的提包拉链，利索地放进了进去，“出门刚煎的，还热着呢，上车吃吧，算是团圆饭了。”王班长头也不回地进了车厢。

列车即将开动的哨音响过，空阔而渺远。

王班长放好行李，忽然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，空阔而渺远。

伴着喊声，一阵阵拍打车窗玻璃的声音响起，那敲击的节奏，分明是“我——爱——你！”王班长奔向车窗，隔着冰冷的玻璃亲吻春月娘儿俩，哭成了泪人，春月依然敲击着“我——爱——你！”的节奏，整面车窗玻璃都快要被两个人的爱揉碎了，感化了，化成白练飞流的瀑布，化成奔涌欢腾的小河，化成南海的靛蓝碧水，绽放出朵朵白莲花。

王班长守礁之余，就会给春月打电话，春月每次在电话里先叙述孩子一点一滴的成长变化，然后都会逗阳阳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给他听。王班长仔细捕捉每个细节，接完电话就画下来。对于守礁的父亲来说，孩子的成长不在眼睛里，在耳朵里，在心里。

虽然守礁的生活好了，但是王班长仍然保持着刚当兵时的生活习惯，每天洗脸都不用香皂，把仅有的淡水收集起来浇太阳花，他给每盆花都起了同样的名字：阳阳。